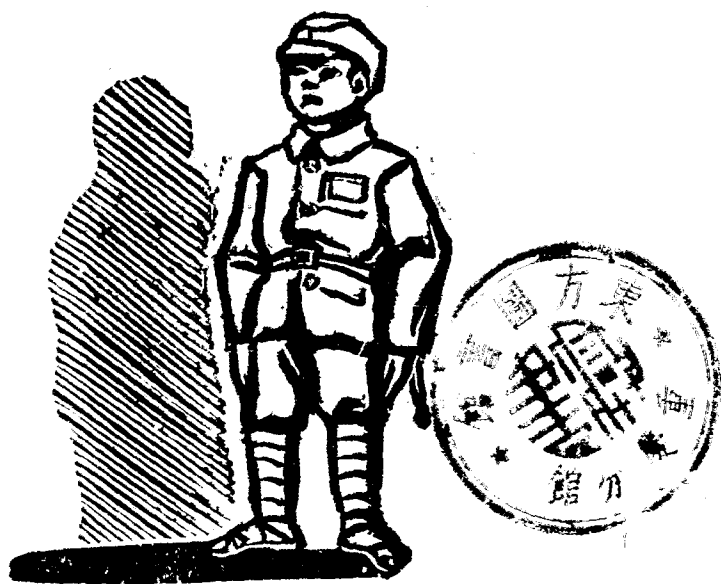


小鐵匠



文 化 社 應 印 行

著 夫 甦



少年文庫刊行旨趣

這幾年來，在文化界和教育界工作的同志們，都同樣的感嘆我們的文化食糧實在太缺乏了。抗戰發生以後，我們的文化工作，有了長足的進步，但也正因為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到動員，注視到抗戰上面，對於少年們精神食糧的供給，反而忽略了，以致使我們的少年羣，長期的陷於精神食糧的恐慌和饑餓之中。

中國已在抗戰中成長，並且也已表現出它底驚人的力量，中國的少年們，在這樣瞬息萬變的環境中，成長之速尤其令人吃驚；他們不僅和大人一樣的在動員着，且能像一個大人一樣地担负着艱鉅的抗戰工作。四年來，我們已看見從他們做出許多可歌可泣的事情了，但是這批新中國動生人，却正共同的感到精神食糧的饑餓！



但是這個工作，並不是完全沒有人注意到；在上海繼兒童書局之後，已經有專門印行少年讀物的出版機關出現了，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桂林分會，也爲這工作特別成立了「兒童文學研究組」，我們這個「少年文庫」的出版，並不想夾雜在這中間湊熱鬧，而是想貢獻我們一小部份的力量。

這個文庫的內容，包括的範圍頗爲廣泛，舉凡適合于少年們閱讀的故事、童話、小說、劇本、詩歌、謠曲、遊記、以至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無所不包，每冊字數略以二萬到三萬爲率，文字力求簡潔生動，並具有新鮮活潑的意趣。

我們這個工作，看來好像輕易，其實卻是相當艱難的，要值錢的書展開，絕不是少數人所能完成，我們在期待着全國文化界和教育界朋友們的合作與支持！

民國三十年五月

編者識

小鐵匠



著 夫 魁

• 少年文庫 •

文藝春秋社出版

一九三九年六月廿一日——是舊曆五月初五的端陽節，正是人們興高采烈準備過節的時候。家家戶戶的門楣掛着青青的艾草，做着甜的或鹹的粽子，孩子們更準備着要打鑼打鼓去競賽龍船。正在這時候，敵人的戰艦攻進汕頭的碼頭口外來了，經過幾天的激戰，潮汕鐵路沿線終爲敵人所佔領。

戰爭一爆發，生活馬上就發生巨大的變動：糧食飛躍的漲價，對人們的生活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小鐵牛的家裏也常常沒有米。斷了糧，小鐵牛跟弟弟妹妹父親母親就只得吃一些蕃薯芋頭之類的東西度日。

小鐵牛的爸爸是個老鐵匠，平日家裏的生活是靠他維持的，他往往担着風箱鐵槌鐵鉗從一鄉過一鄉，在火光四射，「的碌」！「的得」！的打鐵聲中，跟人家修整一些鋤頭禾鎌之類，這樣賺些錢過活。現在他只得嘆息着——這兵荒馬亂的年頭！如何是好？

小鐵牛在村裏讀了幾年小學，從今年起，父親爲了生活艱苦，也就不肯送他再進學校了。因此，父親常常帶小鐵牛一道出門去工作。在工作時，教小鐵

牛如何拉風箱，如何拿鐵槌，如何鍊鐵，……

有一天小鐵牛跟父親到湯鎮上打鐵，因為近日地方老百姓奉令破壞公路，搶收早稻，所以都紛紛的把鋤頭禾鎌送給小鐵牛的父親修理。

湯鎮是隔火線幾十里的小墟場，因為敵機常常要來丟炸彈，所以人們在白天的時候，都跑光了，只有夜晚時分，人們才從郊外回來，像是歸巢的鳥兒一般吱吱喳喳的說着談着。湯鎮在夜晚才會顯出一點活氣。

小鐵牛跟父親也只好是利用夜間工作。黑暗的夜，風箱在小鐵牛的手裏「地突！地突！」地響，通紅的爐火把夜照得很透明，小鐵牛的父親忙碌地搥打着燒紅的鐵塊，火光在他「的啄」的得」的槌聲裏發射着。在那通紅的爐火所照明的夜的黑暗裏，燭着小鐵牛光圓的臉；燭着小鐵牛的父親縐巴巴的衰老的臉。

晚上工作困倦了，小鐵牛跟父親就睡在湯鎮上的一所古廟裏，初夏的夜晚帶着戰爭的恐怖，人們都是很早入睡，準備明天早些起來躲飛機。所以夜裏更感

覺寂靜。



●小鐵牛跟父親忙地打鐵，紅鈴兒叮叮地響。

★ ★ ★

第三天的晚上，

小鐵牛跟父親的工作

快要完畢的時候，父

親正在抽着旱煙斗，

談着一些教訓式的話

。這時忽然有個青年

跟一個小夥計匆忙地

走來，很遽就呼着：

「打鐵師傅！打鐵師

傅！」

走近了，青年親

小夥計又叫着：「牛鼻堵賊手！(註一)牛鼻堵賊手！」

小鐵牛跟父親不覺驚異起來，難道會有什麼災禍要來了嗎？

「先生：什麼事？」小鐵牛的父親問着。

這個青年急促地答着：「全是好事！我們青抗會有二百條禾鏟和一百張鋤頭要你幫忙修理的呀！現在就去好吧？」

「你們爲什麼要修理這些東西呢？」老鐵匠懷疑地問着。

「爲什麼？我們爲要幫助民衆破壞公路，幫助民衆收割早稻，這幾天我們發動工作，向鄉下人借得了一百條禾鏟和一百張鋤頭，就是要你們跟我們打新一些！磨利一些！說不定日本鬼子來了，還可以用來割掉他們的頭呢？工錢是不成問題的，你說多少就多少，只要做得快就是了。」

老鐵匠聽完話，還是疑慮着。最後他問明了青年的住址，終於答應了下來，說是說明天就可以去。

【註一】意思是說「很機巧」，猶如牛的鼻堵堵賊手。

青年走了。老鐵匠問着兒子說：「鐵牛：你以為這是真的呢？還是他懷疑我們是漢奸，要假意來探問呢？」

小鐵牛對青抗會的密字是熟悉的，因為他看過他們的戲，聽過他們的演說，所以堅定的對父親說：「不會的！他們要修整禾鎌鋤頭不會是假的！我們明失去吧！」

老鐵匠聽了兒子的話，這才放下心來，想着這如果是事實，豈不是幸運麼？他想一百張鋤頭起碼也可以得到二十元工錢，而一百條禾鎌亦可以得到十元工錢的。他不覺微笑起來，向着夜空的遙遠的星花微笑着。

★

★

★

第二天老鐵匠跟小鐵牛擔着風箱，鐵槌，鐵鉗，按照昨晚那位青年所說的地點向着走去。

出了湯鎮的東門，沿着「一條小路走去，約莫距離湯鎮一里多路，有着一個小山，在樹林底下，矗立起一座古廟，老鐵匠遠遠的就聽着古廟裏洋挺着的雄

壯的歌聲，小鐵牛的心弦不覺震盪起來。

老鐵匠到了古廟的近傍，就叫着兒子進去通知他們。小鐵牛在門口站了一會，讀着一些標語。門邊是寫着——湯鎮青年抗敵同志會工作隊隊部幾個鮮明奪目的大字。

青抗會的同志們知道鐵匠來了，他們馬上就停止唱歌，大家蜂湧而出，不斷的喊着：「妙極！妙極！」有的跟老鐵匠打招呼，有的給他拿風箱鐵錘鐵鉗，連老鐵匠一齊給波濤一般擁擠進了古廟。

有的同志跟老鐵匠商量價錢，有的倒開水給他喝，有的把禾簍勸頭搬出給他坐着。

老鐵匠細心考覈着，對他們說：「禾簍鐵鉗十條價錢要相等的，銅頭十條價錢要相等的，其餘的不必去加工了，馬虎鐵鉗夠用。」

青抗會的同志們同意他的說法，問到工錢要多少，老鐵匠終含糊着不好意思說個明白。

有位張同志先開口向他商量說：「照市價禾鏤每條給你工資一毛錢，鋤頭就給兩毛吧，每天就跟我們吃兩頓糙米飯吧！」

老鐵匠就照樣的答應下來。

從此老鐵匠跟小鉄牛父子兩人在古廟前一棵大榕樹下，安穩地風箱鏤鏤，開始做他們的工作。每日兩頓飯是跟青抗的同志一齊吃，晚上歇宿在古廟裏。

這個古廟每日充滿着青年男女的歌聲，佈置出種種計劃，討論着許多重要的問題，廟的四壁掛着各種各色的旌旗，有的是黨公所獎的，有的是部隊獎的，有的是友會獎的，這是說明他們這一羣受苦奮鬥的男女，在三年來已經做出了不少輝煌的成績了。

廟裏是溫暖的，現在又增加了老鐵匠父子的風箱聲，鉄槌聲，日夜二通夾！地突！」的啄！的得！」的聲響，這一切都使得廟裏更為熱鬧起來了。

老鐵匠在這一羣愉快熱情的人們裏生活，他好像覺得自己也年輕了三十歲，他每日一吃完飯，抽兩口旱烟之後，把烟斗插進腰間去，就俯身工作。

當同志們勸他不必過勞時，他就說：「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這幽默的口吻常常會引起大家發笑。

小鉄牛跟父親一道工作七八天，是加倍地努力的。他跟青抗的小同志培文非常要好。原因是有兩天的晚上他們下鄉宣傳，小鉄牛也會參加工作，在羣衆夜會裏，他還唱過兩隻在小學讀書時練熟的救亡歌曲，一隻叫光明歌一隻是風陽歌。這使得培文對小鉄牛，更加敬愛了。

青抗會的小同志原先有好幾位的，因為空襲的關係，胆小的都嚇跑了。現在只剩下培文一個人，他覺得如果小鉄牛能夠來參加工作，這是多麼的好啊！老鐵匠替青抗會做了七天工作，最後一天晚上，會裏的同志們開了「個晚會招待他，第二天的早上他就走了；但是，他沒有把小鉄牛帶走，他答應把小鉄牛留在會裏工作。

臨走的時候他對小鉄牛囑咐着：「你想留在這裏，就得好好地做人，不要神神鬼鬼呀！」

這件事使得培文如何的高興啊！從此小鐵牛成爲他的好伙伴了。

★

★

★

老鐵匠回到家裏，小鐵牛的母親會驚訝地問他說：「老克西：鐵牛呢？」
「給我賣掉了！」老鐵匠故意騙着她。

小鐵牛的母親馬上面如土色放聲大哭起來，後來老鐵匠走了，這說着這次出門的經過，說明小鐵牛並沒有賣掉，這時小鐵牛的母親又不禁破涕爲笑了。

老鐵匠最後向鐵牛的母親說：「他留在那裏工作也好，他們那班人全是些好先生，鐵牛在那邊有得吃有得住，還怕什麼？家裏省得一個人的米食，這也是有好處的！」

鐵牛的母親聽了，也就再沒有什麼話說了。

★

★

★

小鐵牛留在青抗會工作，不久就完全習慣了，他有着培文做同伴，這兩天青抗又來了幾位同志，其中有一位姓劉的是小鐵牛小學念書時的先生。這樣就

使得他對生活更感興趣起來。

到×團長的支持，一方面配合××團部政工人員工作，所以每次發動工作都能很順利的完成。



• 之 次 一 第 生 平 是 這 樣 呢 ， 體 弱 的 已 自 然 覺 得 時 他

然而，只有一件事使他感到尷尬的，就是他穿著便服，胸前又掛着一塊布章，布章還寫着他的名字，他時常徹看着自己的胸脯，覺得這是平生第一次的事，真是奇怪而好笑啊！

青抗會現在集中了四十多位同志一齊工作，得

他們決定的計劃是：第一幫助民衆收割早稻，第二：幫助民衆破壞公路，第三：瞭解潮汕抗戰形勢，第四：發動民衆武裝組織。

這些青年們分成許多小隊，好像洪流一般深入到各個村莊去，流向公路和田野去。

小鐵牛跟培文每天都是一起的跟同志們出發工作。

那金黃色的田野，初夏的風，吹送着濃馥的稻香，人們很緊張的在收割着，那熟熟的田野，如今除了農夫農婦之外，還有着一羣羣青年工作者參加着收割早稻。

滿眼的田野放盪着一陣陣壯勇的歌聲。

經過十天的工作，田野裏除了還未成熟的稻田之外，一切可以收割的都收割清楚了。田野或田壠上晒着一束一束的稻草，屹立着，好像一排排的兵士，愚笨的敵機好幾次還來低飛偵察，用機關「咯咯」地向他們發射呢！

主要的公路線經過破壞後，也像是潰爛了的屍體一般的悲慘地在原野裏躺

★

爲了紀念這次工作的如期完成，青抗會的工作隊決定要出一種規模較大的壁報來鼓勵羣衆，並且決議每人要交出一篇文章，不能如期交出的就罰他吃一頓白飯。

小鉄牛真覺得苦惱，他想着自己要是打鉄或是掘公路，或是幫人家割稻，絕對不成問題，而且可以做到十全十美的。現在說要做文章麼？他真覺得胆小。

他想着——「我究竟能夠寫什麼東西呢？唉！真倒霉！」有一天傍晚的時候，他自己一個人坐在距離古廟不遠的溪邊，悶悶的想着。

「我究竟寫些什麼好呢？唉！就吃白飯吧！媽媽的！」他想的愈想愈不遠，終於把筆和紙放在草地上。

這時他背後忽然有人大叫一聲，嚇得他像是從夢中驚醒，回頭一看原來是

培文小伙伴。

培文就坐在靠近的草地上，問着小鉄牛：

「你是想做文章嗎？」

「真該死！我想不出一點好寫的東西來呢！」鉄牛回答着。

「你就寫關於我們挖公路和割禾的經過吧！」培文向他提供意見。

「你就寫這些嗎？你的文章給我看看好嗎？」鉄牛對着培文要求。

培文從衣袋裏摸出一張紙來，上面用鉛筆寫些模糊的字，小鉄牛看不清楚，於是培文就念給他聽。他說這是一首歌呀，題目是「小英雄」，裏面這樣寫着：

「小英雄，

不稱功，

愛勞働，

拿着禾鎌割稻呀！」

拿起鐵頭掘泥呀！

從黎明一直到黃昏，

我們跟大哥哥大嫂嫂都在工作中。

「小英雄，

不稱功，

十日完成了一樁使命，

假如明天有什麼大事，

我們還要去拚命！

我們呀！要永遠前進！

我們呀！要永遠前進！」

小鉄牛聽完了，心血像是海潮一般洶湧起來。他望着那遙遠的夕陽，心中

湧上了茫然的思念。於是他對培文說：

「我總寫寫我那打鉄的事情好嗎？」



○去身下摸地草向就，會一了索思牛鐵小

培文立刻回答說：「很好！很好！」

但是，小鐵牛又要求培文到別處去等候，說培文如果在他的身旁的話，他一點也寫不出來的。

培文因此也就向着溪岸那邊逛去了，小鐵牛又對他說：

「我寫好了的時候，我就會吹口哨叫你來呀！」

小鐵牛思索了一會，就向草地撲下身去，**拿**起鉛筆

在紙上寫來寫去，寫了又塗，塗了又寫。到後來果然寫成了一首歌：題目叫小鐵匠——

「我的父親是老鐵匠，

我是小鐵匠，

小鐵匠，小鐵匠，

生長在火花中。

我終年打鐵，

風箱在歌唱，

鐵槌在歌唱，

一切的壞鐵，

經過了我的燒鍊，

都會變成了純鋼！

今天我還是

打着鐮刀鋤頭，

明天我要造出機關鎗大砲！

小鐵匠，小鐵匠，

我是小鐵匠，

我在火花中生長。」

小鐵牛把文章寫好了的時候，天已黑了，於是他趕快打個口哨，培文就從溪的對岸走過來，小鐵牛把文章交給他，但是，因為天黑的緣故，已經看不清楚了，於是培文只得說：

「等回去再看吧！」

在古廟的燈光下，培文就大聲朗誦起小鐵牛的歌來，這使得小鐵牛幾乎要跟他打架。

這時大家都圍起來，聽的或看的，同志們一齊歡笑着，大家都說真是做得好呀！

小鉄牛這時才從匪法中變成大胆的孩子了。他定了神，不覺地對着培文微笑起來。

★

★

★

今天晚上忽然下着很大的風雨，大家沒有出發工作，各自靜默的看書。

小鉄牛跟培文在讀着兒童刊物。

不一會工作隊陳先隊長從風雨中走進古廟來，滿身雨水淋漓的。

他換了衣服就開始召集同志們，報告今天到團部參加鄉村長會議的經過。

大意是說前方戰爭轉緊，團長曾說及第二營赴援，在開始戰鬥時，因軍用電話線全部給燒好割斷。前後方失却聯絡，無法指揮，所以不得不退却，這次損失了兩位頂好的機關槍手，團長十分痛心。同時陳隊長又提及今後我們應該加緊嚴防奸徒混入後方活動，而且這應該是我們目前最中心的工作。

大家經過一番討論，就決定幾種防奸的辦法。

來日當值湯鎮上的墟期，小鉄牛的母親便來探他，小鉄牛真是有點不高興。

，因爲母親說着許多嘈雜的話。

小鉄牛以爲母親這些嘈雜話給同志們聽見了會取笑他，所以他就趕快打發母親回去。而且賭氣地說：

「我在這裏難道會死去麼？老是東講西講！」

這個老婦人只好低着頭走出了古廟。

這件事，同志們以後曾批評過小鉄牛，說他雖然來工作了，也應該好好安慰母親才是。

小鉄牛的母親第二次再來看他的時候，他就完全改變過去那種態度。

後方的司令部爲要架設一條軍用電話專線通到前方的指揮所，因此下令給×團長要他馬上完成這件工作。

可是爲要秘密，不能沿公路線架設，限他從山路架設。因此，×團長曾親自騎馬到青抗會來跟工作的同志們商量。

他以為要通過的那些山嶺，青抗會裏是有同志熟悉的，可是在那一帶山嶺

下的村莊，我們沒有同志，大家正是苦惱着這件工作。

小鉄牛跟培文從外面回來，他看見前面有着一匹馬，他驚奇的問着：

「培文我們門前為什麼有馬呀？」

培文答着：「那是團長的馬。」

他們走進廟裏就看見同志們圍坐着，跟一位軍官談話。那軍官一見着他們

就和藹地叫着：「小同志！小同志！」

團長的本地話是說得不好的，小鉄牛聽着很覺奇異而好笑。

團長跟青抗同志們繼續談着，還是不能解決。小鉄牛在旁邊看着他們把蛛

絲網一層的由圖指來指去，畫着紅鉛筆的線條，又畫着藍鉛筆的線條。

他在地圖上是看不清楚的，但是，他知道他們所說的那些山嶺的名稱。

小鉄牛於是輕輕的說：「這些山嶺，我在姑母家裏放牛的時候，曾經去過

的！」

他還繼續說些這個山嶺通到那個山嶺有多少條小路可走，又說出些什麼鷓

場路，耕田路等等的名稱。

這確實使得團長跟青抗會的同志們非常高興，團長興奮得得到一萬個援兵到來的似的。

團長摩蘇小鉄牛的圓頭，笑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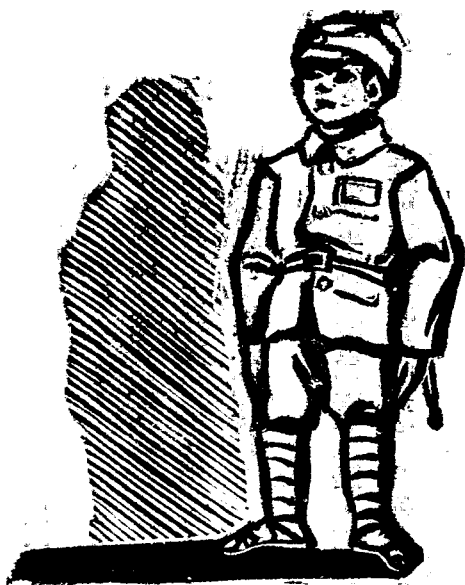
「小同志！你來做我們電線隊的引路吧！不錯！中國未來的主人翁！」

這樣青抗的同志們就決定讓小鉄牛做××縣電線隊的引路人，明天就要出發了。

這一天晚上，小鉄牛真是有點不能入睡，他細細地想着：那些要通電話線的山嶽，是他十歲前後每天牧牛的地方。他會把童年的光陰花費在那些山嶽裏。

他通夜是自己問着：又是自己回答着——不錯！那個嶺上有着一樣古老的松樹，不錯！那個山谷有着一條小溪流，不錯！從這個山腰有條小路可以通到那條山腰去的！這一切他是熟悉的，一想起時好像看見着似的。

他想着還沒有完結的時候，就呼呼地做起夢來了。



• 刀刺廣掛間腰，服制綠草起穿牛鐵小

★ ★ ★

當小鐵牛到團部去，準備出發之前，
×團長曾親自送了一套軍服和一把刺刀給他。

小鐵牛穿起草綠色軍服，腰間掛着刺刀，胸脯佩帶着一塊布章，比起他穿便服時的樣子，就威武得多了。

這是很早的清晨，太陽剛從東方的山頭露着微光，黎明的雀子還在樹林裏吱吱喳喳的鼓噪着。

××團的電線隊一共十五人，排成一字形沿着山路前進，小鉄牛是跑在前頭的，電綫隊長押在隊的後面。

隊裏幾個弟兄是佩着盒子砲，有幾個弟兄是担着鍋子，碗筷，鹽米，有的是背着許多白色的旗幟，白色的旗幟給晨風飄拂着，其餘的人是担着一卷卷的鉛線，隊長腰裏佩着短槍，子彈像蜈蚣一樣圍住他的腰間，一路他又時時的把望遠鏡向着遠處的山頭探望。

早上的山顏是爽朗的，像是微笑地在迎接他們。

電線隊的十五人，除了五六位是說普通話外，其餘的都能說當地的方言。小鉄牛跟他們一路都有說有笑的走着。

但是，隊長是威嚴的，也像有點固執的樣子，一路他只是把望遠鏡東望西望，「聊以自娛」之外，他很少跟隊裏的人說話。

他們一隊人慢慢地向湯鎮的東北方的深山裏前進，山路是彎曲而難行的，隊裏的人都呼呼的喘着氣。

入山砍柴的農婦與村姑，隔山隔嶺的唱起動人的山歌來，隊裏有幾個弟兄也和答起來，可是他們唱的全沒有家鄉的情調，這使小鐵牛太發笑了。

這一帶的山巒都是滿生着松林的，那松濤聲如萬濤一般呼嘯着，鷓鴣在山上的草叢裏一得得叫個不歇的叫着。

隊長不禁開起口來了，他問着：

「小鐵牛，這裏鷓鴣很多嗎？」

「多得得很！還有雉雞呢！」小鐵牛大聲的答着他。

「好吧，海裏馬錢鎮，山上鷓鴣香！」隊長便得意地說着。但是，在路上他把短槍發射了幾發，卻沒有把鷓鴣打中。樹林裏的山鷓鴣聽着那槍聲恐懼而憤激地叫着，撲命的亂飛。……

★

★

★

不久他們一隊人就到了一個小村落的前面。

「小鐵牛對他們說：—

『你們去等吧！我要進去覓找姑母呢！』

「於是他們便在村側的樹蔭下徘徊等候姑母呢。」

這個深山裏的小村落，全是寂靜的，只有人們都到山裏砍柴或燒炭去，留下的只有雞，狗跟年老的人。小鐵牛和姑母又說起話來，姑母說：「你這小鐵牛，打了一種個變就找到了姑母的家，真是狗頭很靈，怪不得小鐵牛，現在就蹦蹦地向我歡着，而且露着牙齒像個惡魔的樣子。」

小鐵牛聽了姑母的話，說：「姑母，請你出去，跟我到日本去。」

這位年老的姑母是已經頭髮斑白，老眼朦朧，僵僵地彎着背步出門檻來，望着小鐵牛，她覺得奇怪，這是一個小兵！他為什麼會叫她姑母呢？

一等到小鐵牛再叫她「姑母！姑母！」時，她才認清楚，這原來是小鐵牛，她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你怎麼變成了這個樣子，你當兵了嗎？狗子！」她又懷疑而驚異地問着。
• 「你爸爸媽媽怎麼樣？」

「他們都很好！」

「你現在要到那裏去？」

「我做電綫隊的引路，要跟他們入山去，他們都在外面等着我！」

年老的姑母就叫小鐵牛進入房里去。姑母開東問西說個不停。問着跟日本鬼仔的打仗，問着湯鎮被敵機轟炸的情形，真是使小鐵牛不知從何答起。

姑母又拿着一些香蕉山菜給小鐵牛叫，她又到米缸裏摸出兩個雞蛋來，說是要煮甜蛋給小鐵牛吃。小鐵牛於是對姑母說：

「不要了，姑母！我立刻就要跟電綫隊到山裏去的。」

當小鐵牛要走時，姑母還埋怨地說：

「千年萬載沒有來一次，來了屁股還沒坐熱，便鬧着要走……。」
小鐵牛只好安慰她說：

「隔天我就會再來的！」

小鐵牛出到門口，看見姑母的牛，拴在樹下吃草，他順便走前去拍拍牠，摸摸牠；但是，牛兒呵！隔得太久了，牠像是不認識了牠的小朋友了。兩隻眼睛就老是斜着盯住小鐵牛。

★

★

★

小鐵牛在村旁的樹蔭下找到了他的隊伍，這時隊長在看着那蛛絲網般的軍用地圖，他深思地指來指去，他看見小鐵牛來了，就問着：

「大寶山腳有什麼村落可以歇宿的嗎？」

小鐵牛想了一會說道：

「那邊村落是沒有的，不過有耕田人的草寮可以借用的。」

於是隊長就下令要隊員們再趕二十里，到大寶山下尋地方住宿。因此他們全隊又趕起路來，順着那彎彎曲曲的山路走去。

到達目的地的時候，已是下午三點鐘了。他們在山腳找尋到三間草寮，因

爲山田的旱稻還未成熟。農夫們都還不會察察住時。他們把草寮修補一番，生長在那裏的蕁蘭和青苔，給隊員們打掃清楚了。

吃完了晚飯，隊長召集全隊的人員訓話，說是明天就要開始工作，希望大家努力奉公，完成工作。他並且把夜間的站崗輪值表朗誦給大家聽，又訓誡守夜的人，要預備心野獸。

小鐵牛聽完訓話，心裏很覺得好笑，他想着山裏的人，只是憑着一枝鐵叉，就常常在夜間出發巡視青蕁，他們沒有怕什麼老虎，現在我們隊裏有着這麼多的盒子砲，還怕什麼老虎啊！

第二天，很早隊長就吹着哨子，叫大家集合訓話，說的還是那麼一套——要努力，奉公。

訓練完話後，他拿着地圖和望遠鏡，率領着小鐵牛和兩名弟兄到大寶山頂去觀測山勢。

在那裏，他打開地圖來，指着這裏那裏，又說這些山頭有多少千米突，地

圖上一條彎彎曲曲的線，就是表示一百米突。他又說××團所負責的地段，一共有四十里，就是要通過大寶山猴子山七里峯這些山頭，工作是頗爲困難的。

他拿起望遠鏡東望西望，一面不斷的說着——那就是潮安城，那城邊有條韓江，那就是揭陽城，那城邊有條沱江呀！那就是湯鎮啊，團部所在地……。

他看完了，把望遠鏡交給小鐵牛看，這是小鐵牛有生以來第一次看望遠鏡，他站在高高的山頂上，晨風吹着他的頭髮，鮮麗的陽光普射着大地，那遙遠的河山都一齊映在他的眼前。——白帶一般的就是浩蕩的江水，鴿子籠一般的就是人們的房屋，他望到湯鎮，他細細觀察着那東門外的古廟。那蠕動着的人羣，他想着那一定是同志們在那裏早操吧？他微笑着！他覺得天地是多麼遼闊啊，人類的世界是多麼的壯麗呀！這一切都映現在他的望遠鏡前。他微笑着。隊裏越山頭觀測清楚了，就率領小鐵牛跟弟兄們下山來，吃完了早飯，大家就照着預定的計劃出發工作了。

★

★

★



！呀麼壯的麼多是界世的們人！啊閱逆麼多是地天得覺他

電線隊長最初會問

小鐵牛熟悉那些路，小鐵牛就向他說：

從大寶山有條很小的路可以通到猴子山去的，再由猴子山的半腰有條更難走的小路可以通到七里峯，這裏還要經過一條溪流」。

隊長又問着：「這些路是很彎曲的吧？」

當小鐵牛點頭表示同意之後，隊長就冷淡

地圖：

「這只有山裏人才可以走的，我們不能這樣辦」。

小鐵牛滿肚子熱情冷了一半。他還好奇地問着隊長：

「爲什麼只有山裏人才可以跑呢？」隊長就傲然地對他說：

「山裏人腳皮硬，可以多走些彎曲的路，我們爲要節省物力人力，當然要走直線的路。幾何學上不是說兩點中間直線最短的嗎？」

小鐵牛聽了真是有點莫明其妙，什麼幾何學的道理！他真不了解隊長爲什麼老是相信那一團亂頭髮般的地圖？

於是，他又暗想着：「好吧！由你去走直線吧！」

隊長吩咐隊員們，說是現在要先插旗，鉛線不必帶去，草寮只留下伙夫就是，其餘的人都一齊出發。

於是隊員們就担着白旗，拿着幾把鐮刀一齊出發了。照着隊長指示的方向前進，隊長他背着望遠鏡，手裏拿一幅地圖，跟在隊員們的後面，大家都向着

崎嶇的山嶺攀登着。

白旗稍爲插偏了一點，隊長竭着：

「不是直線！不成！不成！」於是隊員們又不得不遵命把白旗再插過。

那要往直線的嶺頭，都是絕壁一般的，巨大的黑石，像山精一樣擋着他們。這還是刺人的荆棘。第二天還沒有把大寶山地段插了一半的白旗，天就黑了。隊員跌傷幾個人，隊長自己的屁股也跌腫了，小鐵牛還算幸運，他跌了幾次，但沒有碰傷。

第二天又是繼續插旗，隊員們疲乏萬分的繼續攀登着絕壁的山嶺，隊長也歪着屁股跟他們爬去，危險的時候，他就好像猴子一般四足爬着。當那旗幟稍爲插偏了，他在後面就喝着：

「不是直線！再插過！」

這一天又爬完了，隊員們把白旗插來插去，結果大寶山地段還沒有插完。隊員們又跌傷了幾個。第三天簡直有幾個隊員是不能再工作了。隊員們都在埋

怨着。

小鐵牛雖然年紀小，跑慣路，他亦覺得很疲乏，心裏苦悶得很。

今天小鐵牛很早起來，他找了一位要好的弟兄到山邊去，他對那位弟兄

說：

「我要回去了！」

「爲什麼？」兵大哥驚奇地回答。

「隊長爲什麼這樣做呢？我是爬不過那些山嶺的？」小鐵牛很困倦地回答

他。

兵大哥於是想了一會，他就對小鐵牛說：

「好吧！你假意的先走吧，但是，我還會去追你回來的！你不要走得太

快！」

「爲什麼？」小鐵牛奇怪地問。

「自然有辦法的！他怕你報告團長！」兵大哥對他說。

小鐵牛於是就循着山路一步步的走着。

這位兵大哥回到草寮裏去向隊長報告時，隊長剛剛從勸誘兵的手裏接獲着團長的命令，裏面這麼寫着：

入山數日，我常用望遠鏡觀察，為何仍不見旗幟？仰即加緊工作，依期完成，不得超過七天。

此令

電線隊長××

××團長××手諭×月×日

兵大哥向他報告說是小鐵牛已經走回去了。這時隊長便倉皇起來，立刻命令這位弟兄去追他回來。

隊長這時接着團長的手令後，確實有點頭痛了，七天完成，現在已經是第三天了啊！連旗子還沒有插完。

於是，他把地圖放下了，暫時也不說什麼直線曲線之類的名詞了。

小鐵牛給兵大哥追回來了，隊長好意地對他說：

「今天要由你領隊出發呢！你做我們的隊長吧！」

於是，小鐵牛就領着他們沿那些山路前進，很順利地把旗子插遍了太寶山猴子山七里峯幾個山頭。

在這些地段把白旗插完了之後，就可以開始架設電線。

弟兄們靠着小鐵牛的引路，順利地完成了這工作，他們都高興得很。

他們在歸途中，還射得了幾隻鷓鴣和雉雞，他們叫伙夫把牠煎煮，隊長還有着一些酒，全隊人就痛快地飲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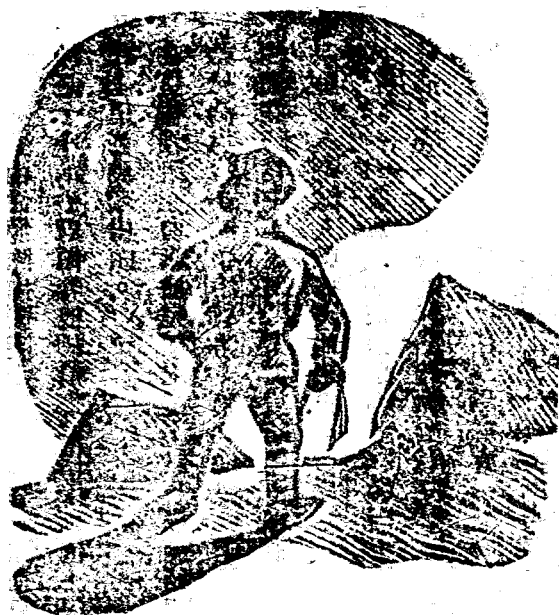
因為隊長的盛意，小鐵牛也喝了一杯酒，他覺得跟這些爽快的兵大哥生活，真是痛快啊！他們全是有笑有說，餓時就得餓，吃時就像是要把肚皮脹破。

★

★

★

山裏的夜是多麼靜寂呀！這一天晚上小鐵牛也許喝了一杯酒的緣故，他特別興奮。在草叢前，他跟守夜的那位要好的兵大哥說了很多話。



• 星星的遠近那望望來頭起抬時有，思沉頭低時有他

他不時的把兵
大哥的盒子砲背起
來，在草窠前面，
大步的踱來踱去，
有時低頭沈思，
有時抬起頭來望望
那遙遠的星空，真
十足的像一箇小戰
士！

他摸着盒子砲
的槍柄，摸着盒子
砲那烏亮的鎗身，
忽而又撫弄着那紅

色的絲帶，他想這是多麼可愛的東西啊！這是多麼寶貴的東西啊！

他不時的問着兵大哥：

「這枝鎗可以一連放多少個子彈呢？」

兵大哥回答他說：

「連珠的時候，可以繼續放十砲！」

小鐵牛就更加奇怪地讚嘆起來了。

山裏的夜是多麼的靜呀！周圍的大山像黑熊一般蹲踞着，天空的星星在燐燐着，草寮的四壁不斷不盡的淙淙的流水在歌唱着。石蘭花吐送着陣陣濃香，真是使人沈醉的夜啊！

★

★

★

次日清早醒來，小鐵牛就向隊長說明他想在今天回去了。

隊長很想留他多住兩天的，但是，認為現在幾個山頭旗幟已經插通，只是進行拉鋸戰便可完成工作的了，這時也無須再麻煩小鐵牛了，因此，他就對着

小鐵牛說：

「好吧！你要是想先回去的話，就聽便吧！」

小鐵牛還是穿着那麼一套威武的軍裝，獨自的走着山路。當他辭別那位兵大哥時，非常戀戀不捨的，兵大哥送着他，一直到他的小影在山坳裏慢慢消失下去了，兵大哥才回到草場去。

小鐵牛順着山路走去，不覺地姑母的村子又映入他的眼簾了。他想着究竟要不要再去見姑母呢？他想了許久，終而決定還是不去。

當他臨近姑母的村子時，他担心給姑母看見，連村前那條路也不敢走了。他繞了一個圈，打姑母村後那條小路走過去了。

這天他跑得特別快，不知道是心急呢？還是腳步輕？他衝下山的斜坡時，有如在天空跑馬一般的快捷。

到半路時，一陣嗡嗡的飛機聲攪入他的耳裏，他躲在蔭處細看，原來是三架灰黑色的水上飛機，筆直向湯鎮飛去，不久就開始盤旋着，再過一會，三架

敵機像鷄鴨攫取小雞一般輪流俯衝下去，炸彈爆炸着，黑色的濃煙向上冒昇着。

小鉄牛看見這方向，知道一定是湯鎮那裏被炸了。他就更加急速的跑，因為他担着那古廟裏的同志們啊。

當他走到湯鎮時，就直向青抗會工作隊部去，可是同志們一個都不見了，他更加着慌了。於是，他又向街心跑去，才碰見了同志們都在被炸的地方救護難民，小鉄牛也參加着工作。

這一天湯鎮被炸後，青工隊同志們工作了半天，下午他們才回到古廟裏休息。

小鉄牛回來了，就向同志們報告一番工作，他說旗幟已經插通了，電線很快就可以牽好的。他告訴他們隊長不聽他的話，老是固執要走直線的一幕趣劇，他說隊長不善爬山，若是四足落地，猴子一般的爬着，而且屁股又跌腫了，這使得同志的都大笑起來。

但是小鉄牛回來時不見了培文，那些同志告訴他說培文已經給他的母親帶

同去了，因為他母親怕培文給飛機炸死。

小鉄牛這時很覺失意，因為培文這小伙伴走了，他是會感着寂寞的。

這時團長知道小鉄牛已經回來，曾打賞他五塊錢，小鉄牛拿着這些錢都很開心，他想如果培文在這裏，他們兩個就可以商量如何使用，現在只有獨自一個人，這些錢會用得毫無趣味的。

所以當他的父親來看他的時候，他就偷偷地送給父親，而且細聲對父親說：

「不要給他們看見，他們會說我自私自利呢！」

老鉄匠有點懷疑地駁問他：

「你是偷的嗎？」

「是我領帶團部的電線隊入山工作，回來時團長給我的！」小鉄牛細聲地說。

但是，老鉄匠還不相信，他就拿着五元頭的紙幣，問着會裏的同志們，問

着關於小鉄牛這些錢怎麼來的？

同志們都對他說個明白了，老鉄匠才放心地回去。但是，小鉄牛覺得很怕羞的樣子。然而，同志們並沒有批評他「自私自利」呀，反而讚賞了他，於是，他才開心了一些。

青工隊的工作仍舊活潑地開展着。特別是肅奸的工作做得很好，他們每日都分隊在各處隘口盤查，或是穿便服暗中調查，奸徒們都不敢潛入這帶地方來活動。

小鉄牛也同樣地跟同志們工作，每日在各處的隘口盤查一些可疑的過路人。

前方戰事漸漸穩定下來了，××團部奉令向前移動，這時團長非常注意民運工作，因此他要求青抗同志派十人至二十人成立一小隊，隨軍到前線工作，青工隊的同志都欣然接受了。

於是便開會討論了一番，決定選出十五人組成一小隊隨軍出發，小鉄牛也

堅決地要求參加青工隊的同志們，就把他編進隊裏去。

★

★

★

××國部向前推進四十里，第一，二，三，四營都分佈在蘇蘇。國部駐在桑浦山的一個村莊里，桑浦山自從潮汕戰爭爆發以後，牠已經成為堅持潮汕戰爭的鞏固的根據地。

青工隊自從隨軍進入這個心臟地帶之後，就開始佈置民運的工作，××國部的政工隊，因為隊員們不會講當地的方言，只好是做著部隊的工作了。

這一帶的村落，有些曾經敵機的狂炸或者受過敵人的劫掠的，顯得非常寥落而且破壞，但是，民衆們都還在保守着他們的家鄉，他們是深愛這肥美的土地啊。

目前民衆最感困難的是秋耕的問題，有些村莊缺乏勞力，有些缺乏耕牛。青工隊就用盡了力量去打破民衆頑固保守的心理。

用在調查與宣傳的時間，幾乎花去了半個月，但是可以告慰的是耕牛輪借

隊，勞力互助隊，都組織起來了。

譬如甲村缺少勞力或耕牛，青工隊就想辦法向乙村借給他，乙村缺少了耕牛或勞力，他們就想辦法向丙村處去借。

但是，民衆認為勞力的互相幫助是不成問題的，最成問題的是耕牛的轉借，他們就很怕別人不會珍惜他的畜牲，會把牛兒耕作得過度勞苦，以致損壞了牛的健康。

這樣青工隊就專門跟他們代管耕牛，轉借時就向他們担保決不損害畜牲的健康。

青工隊的同志們將管理耕牛的工作分配給小鉄牛，自然，小鉄牛是樂意來幹的，他認為這工作最適宜而且很有把握。

當青工隊從某村借得耕牛時，小鉄牛便自動跑去照顧牠們。

他鼓勵着鄉村的孩子割草喂牛呀，監督着耕牛不要任意給耕作的人鞭打呀，這些工作也都做得非常好。



• 他認為這是最適宜而最易用的肥料。

這一帶的村落，因為耕牛得到解決之後，所有的田地都犁翻了，耙爛了，農民就開始秋耕了。

青抗同志的助耕隊的收穫是很大的，農民在這種熱情鼓舞下，都認識了他們工作的精神，把那種「打牆壁」（註二）的錯誤觀念改正了。在這種艱苦的工作過程中

，青工隊把部隊的信用和青工隊的聲譽也大大地提高了。

★

★

★

團長爲了後方耕牛的缺乏，曾經下令叫前線部隊如果襲擊敵人能獲得耕牛時，都應該像其他的戰利品一樣送到團部來。

有一次敵騎曾攻擊我方的防地，在黑夜中劫掠了一批兒童和婦女，當他們退却時，爲××團的第二營所截擊，營部曾將獲得的三隻耕牛送到團部來，團部就把耕牛交給青工隊保管，準備借給民衆使用。

青工隊的同志又把這部工作分配給小鉄牛擔任了。

小鉄牛是珍貴的養着牠們，每天把三頭耕牛帶到山上去。放牠們到最柔嫩的草地去吃草，晚上又帶牠們到溪里去洗澡，小鉄牛很細心的把牛兒洗刷着。

三頭都是水牛，烏黑而肥壯的軀體，顯得很壯健。其中有一頭曾經獲備的

【註二】「打牆壁」是民衆形容有些宣傳隊只會寫標語在鄉間的牆上，而不會解決實際困難問題的

意思。

，小鉄牛依照自己過去的經驗，每天把牛尿塗着牠的傷處，過了幾天那傷處也就漸漸好了起來。

小鉄牛從前在姑母家裏牧牛的時候，他的脾氣是很壞的，當着牛不聽話時，或是早上他叫牛拉屎（註三）那牛兒不拉時，他就鞭打牠，或是帶牛到山上吃草，那牛兒任意去偷吃人家的農作物時，小鉄牛就會狠狠的鞭打牠。

現在他對於這三頭牛的感情是如何的不同了！這三頭牛任何的頑皮，任何的氣着他，小鉄牛都不鞭打牠，而且細心細意好好的看顧牠。因為他知道這還殘悲苦的士地，如果沒有了耕牛，就像是人們失却了靈魂一般的啊！

★

★

★

有一天他把三頭水牛帶到山上去，牛兒都安然的在那豐茂的草地裏吃着，牛的尾巴像是時辰鐘的鐘擺一般向左右擺着，這是爲了驅逐那些吸血的山蠅，還有「鴉哥」鳥也常常三三二二的飛到牛背上站着，這些鳥兒是爲要等着機會

【註三】農民爲要肥料。所以每天早上都要叫牛拉屎。然後把屎貯在缸中，積以爲肥。

吃那些從茂草中受驚而飛起的蚱蜢。

小鐵牛自己就坐在山崗的一棵樹蔭下，遠遠地守望着。他覺得有點無聊，就摘了幾片樹葉，把牠捲成了一枝葉笛，悠揚地吹出山野的曲調，這些曲調在山嶺，茂林，田野間飄蕩着，隱隱地帶着淒涼的情調。

他吹完了葉笛，很覺得肚餓，於是他就摸出幾個麻子餅來，慢慢地吃着。

這時山崗的側邊有個頭髮凌亂衣衫襤褸的女孩子向着他那邊走來，這女孩像小鐵牛一般大的，她什麼都沒有帶，兩隻臂膀還浮現一條條鞭撻的血痕，這大約是像了人家的東西而被打的吧？

她打小鐵牛面前過時，看着他在吃麻子餅，她站住了，兩隻烏黑而可憐的眼睛炯炯的對着小鐵牛，她終而問着：

「你可以送一點給我吃嗎？」

小鐵牛望望她就直捷的說：

「可以的！你坐下吧！」



「你！可給一點給我吃嗎？」

當那個女孩子坐下

去，小鉄牛就分一個麻子餅給她。她接到手後，閉三口就吃完了。小鉄牛驚奇地問着：

「你很餓嗎？」

「我兩天沒有吃飯了！」女孩子回答。

於是，小鉄牛就把所有的麻子餅都給了她。

小鉄牛細細地看

她，又好奇地問她：

「你的手爲什麼有這樣多紅印？」

「這不關你的事？」女孩子說着眼眶裏的淚珠就像是泉水迸發出來了。

小鉄牛只得像是懊悔地沉默着，等到那女孩子先問他的時候，他才再開口了。

「你問我爲什麼穿軍服來牧牛麼？那是因爲我是在團部裏工作的！我養牛要借給農人用的。」小鉄牛答着，

「你們能夠收留我嗎？」女孩子又問他。

「你是從那里來的？」

「我的家已經給日本鬼燒光了！我逃到這裏尋飯吃！」

小鉄牛遲疑了許久，他終而答應她，說是跟他一同到隊部里去商量。那女孩子好像得着救星一般的跟着小鉄牛走去。

她久已沒有笑痕的臉孔，也露着笑容，幫小鉄牛趕着牛兒，在深茂的草叢裏，他倆不約而同的跌了一交，小鉄牛的身子壓在她的身上，女孩子就放聲笑

了出來。

★

★

★

小鉄牛在往日，都只在傍晚的時分才回來的，今天因為他有着意外的奇遇，所以太陽還高高掛在西山，他就把牛兒趕回來了。

同志們看見小鉄牛の後面跟着一個衣衫襤褸的女孩子走進隊部來，大家大奇怪起來。

女孩子走進這生疏的環境裏，兩隻烏黑而可憐的眼睛老是向着四壁望來望去，她的心中像是鐘擺一般的震動着。

好奇的同志就細聲地對小鉄牛說：

「你爲什麼帶了一位新娘進來呢？」

小鉄牛自己也笑了。

同志們最初以爲這女孩子是個叫化子，小鉄牛帶她進來，是爲了要給一些東西她吃罷了。

但是，小鉄牛說是她要隊部收留她，所以他帶着她來見他們的。這樣，一些同志們都感覺着窘了起來。因為隊裏的伙食是有限定的，要是多加一個人，就必先要得到團部的同意的。

隊長爲了這樣，他開始問起那女孩子來。

「你姓什麼」？隊長微笑地問她。

「姓李」！

「你的名字呢」？

「是叫清蘭」女孩子更細聲的說。

「你是那裏來的呢」？

「我的家在很遠很遠的地方，給日本鬼子燒掉了，我逃出來沒有得飯吃，你們收留我好吧」？女孩子帶着一種懇求的態度說，聲音有些震顫。

隊長這時只好叫她去休息一會。隊長思索了許多，於是他決定親自到團部請示去。

團長當時雖然一口答應了，但也覺得言說要細心教育她，而且還要經常留意這女孩子的行動，千萬別讓開課值生跑進隊裏來。

女孩子靜靜地在牆角裏坐着，像是很焦急的樣子，不時細聲的問小鉄牛說：

「怎麼樣呢？叫他收留我吧！」

「等一下就會知道的，隊長已經到團部去了！」小鉄牛用着安慰的口吻對她說。

太陽慢慢的降落下去，山間的暮色異樣地蒼茫起來，女孩子注視着天空，她突然感到一陣迷茫，她想着：「要是他們不收留我，我到那裏去呢？」

小鉄牛也焦急起來，不時的走出大門四望着大路那邊，口裏念着：「爲什麼這麼久，還不回來呢？」

當隊長回來時，小鉄牛就搶先問他：

「怎麼樣？」

「可以；團長答應了！但是，要留意她的行爲！」隊長對他說。

「爲什麼？」小鐵牛不禁驚奇地問。

「爲着防備暗探的混跡！」隊長回答他。

小鐵牛聽了這些話，很苦惱。他覺得這件事完全是自己去尋得的苦惱！

隊長回到隊部，就對着女孩子說：

「你是可以在這裏的，但是，要好好的做人！」

女孩子不知道如何答他，只得微笑地對他點頭。

傍晚他們在一塊喫飯，女孩子老是喫着白飯，她不敢多要一點菜，大覺難堪。不斷的叫她「多要一些菜呀！」

吃了飯，她又自動的去幫忙值日員洗碗，洗完了碗，她又幫忙把廚

得很乾淨。她看見廚房那塊洗碗的布，積着那麼多油垢，向值日員要了肥皂，把她洗得很清潔。洗了的筷子盤碗她還逐一的把她抹乾。

她像是一位新婦初入廚房一樣的細心啊！

隊長在吃完飯後，就送了一套軍服給她，那當然是太長太寬了一點。同志們有的又送了幾件內衣褲給她。李清蘭在隊部裏第一個給同志們的好印象，就是她的細心和勤勉！

但是，當她預備洗澡的時候，她從破衣袋裏摸出一些什物來——有着圓粉盒的鏡子，一把破梳，幾個銅板，一盒火柴，一些爛布片，還有幾粒白米，綠豆……

小鉄牛驚奇地問她：

「你這些東西從什麼地方來的？」

「有些是人家給的，有些是在垃圾堆裏拾到的！」清蘭回答他。

自從小鉄牛看見了清蘭這些東西之後，他逐漸恐怖起來。他想着漢奸們常常不是用鏡子反光做敵機投彈的目標麼？圖部不是還說漢奸常常身藏火柴銅板爲祕密記號的麼？小鉄牛對隊長提出這些時，隊長的回答不過是：「你小心觀察她吧！」小鉄牛有時很覺得隊長太馬虎了。

★ ★ ★
小女孩叫清蘭能夠在隊部裏生活，她是異樣的快慰。她那張灰黯憂鬱的臉，現在是浮現着一層光輝了。

她的烏黑的眼晴也非常靈活，有一顆小黑痣，特別明朗的湊近着她的唇邊。

星上一起床，她就問着同志們有沒有衣服要洗，她願意替同志們洗滌髒衣服，但是大家都拒絕了她這好意。同志們多數都是自己洗衣服的，在工作繁忙的時候才將運事交給清蘭。

隊部的廚房自從清蘭進來之後，就清潔得多了。每天的值日員得着她的幫忙，盤碗都洗得特別乾淨。

日子一天的過去，她差不多每天都留在隊部裏，同志們教她讀一些書，唱唱歌，她要對外面去的話，時常受到同志們的拒絕。

隊部的同志最初很認真地問她，關於打日本鬼，她覺得怎麼樣？問着她知

不知道漢奸如何活動？

清蘭沒法知道很多，她只會說到淪陷了的家鄉的人們如何的苦痛罷了。

再過幾天，隊部的同志對她不十分嚴厲盤問了，她要到外面去，都可以隨便入出的了。

但是，小鉄牛怎麼經常這樣板着臉孔對她呢？她心裏很難過，小鉄牛有時怎麼又假意的跟她親暱？她心裏懷疑着。

她記着當她到河邊去洗衣服的時候，小鉄牛常常偷偷的在河邊的僻靜處偷看她。

她又記着當她去大便的時候，小鉄牛常常故意的說他也要去大便。她覺得這是個如何粗莽而無禮的人啊！

不過，清蘭對於小鉄牛這些舉動，她還覺得可以原諒他！

有一天早上，她故意把外衣放在棹上的時候，小鉄牛偷偷地搜查她的衣袋，把那些圓鏡子呀，銅板呀！布片呀！一一細看着，然後又把那些東西放還袋

裏去，而且他還對着一位同志說：「沒有接得什麼證據呀！」

清蘭她在外面的窗下，偷看着小鉄牛的搜查，而且還聽見小鉄牛說着什麼話。她才明白了許久來小鉄牛老是蒼蠅一般跟住她的用意。

她傷心着，眼眶迸發着眼淚。

前幾天三頭水牛曾借給農民使用，今天鄉民把牛兒送回來了。於是小鉄牛就準備帶牛兒到山上去喫草。

他在門口碰見清蘭匆匆的進去，理也不理他。清蘭帶着一種顫動的聲音向同志們要求，說是今天她要跟小鉄牛到山上牧牛去！同志們允許了她。

她把外衣穿上趕出大門時，小鉄牛已經去得好遠了。她於是就追趕上去。小鉄牛看着她追了上來，就故意地走得更快。牛兒幾乎是跑起來了。

但是，清蘭是追着他了，她氣呼呼地看着小鉄牛，小鉄牛問她，她只是「唔唔」的哼着鼻子，什麼話都不回答他。

小鉄牛看見她這個樣子，為什麼完全跟平日不同了？他就問着：



草吃兒牛脂望，發坐他近靠裏故也蘭清

「清蘭，誰欺
負了你的？」

「狗子氣死我的！」她的眼睛惱
怒射在他的身上，
而且把「狗子」兩
個字說得特別的響
亮。

小鉄牛聽了這
離奇的語氣心裏很
覺得有點不妙，因
此，小鉄牛也不再
開口了，一路默默

的把牛兒趕到山裏去。

★

★

★

小鉄牛坐在一棵樹下望着牛兒喫草，清蘭也故意的靠近他坐着，望着牛兒喫草。

天氣是多麼的清朗啊！牛兒儘快地搖着尾巴在喫柔嫩的綠草，遙遠的天邊，一片片的白雲好像花朵一般盛開着。微風吹送着山裏的茅草的芳香的氣息。

清蘭是默然地坐着，她想應該如何來表白自己呢？

她那激動的心情，使得全身都灼熱起來，耳朵也像聾了一樣，小鉄牛嚙嚙的說些什麼？她全沒有聽見。

小鉄牛觸着她的體熱，好像觸着電一般，震顫的手擁抱了她，瘋狂地吻着清蘭火熱的嘴，小鉄牛全是昏了。清蘭像擺脫什麼怪物一般，她用力打了小鉄牛一個嘴巴！這才使小鉄牛從夢中驚醒回來。

小鉄牛假意的叫着：

「你打我做什麼？你打我做什麼？」但是，他良心有點難過，兩隻眼睛都不敢再看清蘭的臉了，他只是低着頭默默瞧着地上的綠草。

這時清蘭的話又像針一般刺着他，又像一匹兇猛的馬追着他。

清蘭激情的問着：

「小鉄牛，你早上搜查我的衣袋是什麼意思？」

「誰搜查你的衣袋？」小鉄牛惶惑地回答着。

「你不必裝鬼！我在窗外看見的！」

小鉄牛更加惶惑的沉默着，答不出話來。

清蘭於是滔滔不絕的對他說：

「我想不到我每天大便的時候，你都跟着我，原來你以為我是演好啊！小鉄牛你這種聰明是用錯了！你以為我什麼都不曉得的吧？我告訴你千萬不要看輕了人！我也曾讀過幾年書的，我也還懂得我們有着海棠葉一般的中國！……」

小鉄牛仍然沈默着，她於是又說：

「因為我沒有把我的事情對你說清楚，所以使你懷疑我。家鄉給日本鬼燒燬了，我們一家人都窮困萬分，沒法維持生活，但是我們走到那里去呢？我跟母親商量還是找些生路罷。因為那裏的路途我們很熟悉，有些販私貨的人常常會找我們跟他挑東西，那知有一天我跟母親兩人挑了洋油，這些日本鬼是不給出口的，當我們要越過邊界的時候，給日本兵看見了，我把担子丟了，拚命的跑，可是我那年老的母親就給拉住了，沒有再回來！她的性命也許完了！我現在不敢回家去，但不知我那些弟妹們現在究竟怎麼樣了？……」

清蘭講到這裏，她不禁哭起來。

小鉄牛也流下一點眼淚，他的心像給針在刺着。他卻奇怪着從前打鉄的時候，手指常常給鉄槌打中了沒有哭過，在山裏牧牛時跟孩子們打架，打得頭破血流也沒哭過，今天自己為什麼會流起眼淚來了啊！

小鉄牛於是大胆的拍着清蘭的肩膊，說着：

「不要哭了吧！我真該死啊！我害錯了！」

小鉄牛這時看見牛兒不見了，他故意的說：

「我們的牛呢？強盜偷了嗎？壞了！一同去找吧？」他就開始走着，清蘭跟在他的後面慢慢的走去。

牛兒原來喫飽了，牠們在一條小溪裏愉快地臥着。

清蘭細聲地對小鉄牛說：

「我們把牛兒擦一頓吧！這溪水是多麼好呀！」

於是，小鉄牛就到溪岸去摘着「普經」樹（註四）的葉子，牠摘得兩大把，分了一把給清蘭。牠們就各自把牛兒洗擦着。

「普經」樹葉在牛兒的身上發着熾熱而芳香的氣息。小鉄牛不斷的急營清蘭的臉，他有時又故意用力的擦着牛背，把水花濺在清蘭的臉上，清蘭只輕

〔註四〕「普經」是一種灌木，葉很香，根及果實可當茶葉用。

輕的對他說：

「小鉄牛不要玩了吧！」

她並沒有罵他，這使得小鉄牛稍微開心了一些。

傍晚他們就說說笑笑的趕着牛兒回到隊部來。

★

★

★

在部隊裏過活，小鉄牛跟清蘭的感情一天天好起來。要收牛的時候，他們就一同到山上去，如果牛兒給農人借去了，他們就常常到房近的鄉村去找尋小朋友們玩耍，有時他們集合一羣孩子，教他們唱歌或者舉行抗敵宣傳的講話。隊里的同志們都認為清蘭是這麼規矩而勤奮的女孩子，他們很久就已經不懷疑她了。

但是大家看着小鉄牛以前是那麼提心吊胆的監視着清蘭，現在居然這樣和她要好。當着清蘭不在場時，有些同志就會跟他開玩笑說：

「小鉄牛，要提防新娘的行爲呀！」

小鉄牛也知道他們在開玩笑，但是，當他聽了這樣的話，他會苦惱起來，他就更俏皮的回答他們：

「頑固份子！」

這樣使得大家都捧腹大笑，而笑聲往往是海潮一般的衝激着。

有一天小鉄牛和清蘭在鄉村跟小孩子們玩罷了，在歸途中，清蘭不禁嘆息着說：

「在這裏的孩子們是多麼幸福啊！在我家鄉那邊的孩子們却多麼苦難呀！他們又是多麼的蠢笨！每天日本兵在池塘洗澡的時候，他們把衣服槍砲放在岸上，叫一些孩子們看守着，日本兵就赤條條的跳進池塘去洗澡，在那兒得意地唱歌。」

小鉄牛聽完這話，他驚奇的叫着：

「真的嗎？真的嗎？」

清蘭就氣憤的說：

「難道我是騙你的嗎？真的，我們又怎樣辦好呢？」

小鉄牛心裏想着，他就對清蘭說：「有辦法的！」

當他們回到隊部時，小鉄牛就告訴隊長說是有這麼一段奇聞。隊長於是問清蘭這究竟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清蘭更詳盡地對隊長說了，她說這一隊日本兵是在潮汕鐵路傍的一個村裏住的，因那裏沒溪流可以洗澡，所以他們每天在傍晚時分，都排隊到那池塘來洗澡的。

隊長又問她是否熟悉那邊的路途呢？清蘭想了許久，她記起大路和隘口都有日本兵把守，要去的話是如何走好呢？她想了很久，終而記起那條走私的小路來，她對隊長說：

「那裏有條走私的小路，我曾經聽過的，那裏是沒有日本兵把守。」

隊長問明白了這段奇聞，他就跟同志們談論着，他不時的這樣幽默向他們說：

「我們可不可以去撈日本魚呢？」

大家興奮地回答說「撈吧撈吧」

然後隊長便親身到部隊去商量，商量完後聽完了這種報告，他覺得這是一樁可笑又可驚的奇聞，於是堅決的說：

「敵人胆敢如此放肆，我們就捉他活捉吧！」

隊長對團長提了活捉的辦法，團長說是怕他們不夠經驗，要借用盒子砲是不成問題的，團長最後決定派了五名團部的衛兵，跟他們一同去。當隊長跟衛兵離去時，團長又對他說：

「狂烈的襲擊他們！能活捉的聯活捉回來吧！」

經過一番佈置，青工隊僅得五枝盒子砲，就分配給五位同志，清蘭做引路的，大家本來不讓小鉄牛一同出發的，但是他堅持着要去，所以他們只得依從了他。

他們全體化裝為農民或是商人，清蘭小鉄牛兩人化裝成叫化子。

下午三點鐘他們就向前線進發，十二個人分成三批，清蘭跟小鉄牛是走在最前頭那一小隊。他們慣過茅草叢生的小路，又經過幾道小溪流，路上只是遇見幾個走私的人，挑着布匹之類的東西。

清蘭的心一路跳動得很利害，因為她從來就沒有經過這樣的生活。

他們走了很久，約莫是通過了敵人哨線了。遙遠地望得見被破毀了的潮汕鐵路，像是死了的蛇一般躺著，還望見一杆太陽旗高高地豎立着，那一帶的蜜柑樹是繁茂地生長着，蜜柑樹的香氣充溢着。

他們又通過了蜜柑樹的田地，前面已經出現了一道高堤；堤上的茅草長長地生長着，也許一陣大風吹來，便會迎風跌倒。

清蘭這時細聲的對他們說，前面的高堤就是池塔了。於是，他們就準備戰鬥了，大家的手都扣緊槍機。他們就分成散兵羣前進，一直搜索到堤上的茅草間去。

池裏很靜寂，不見敵兵的蹤影。只有蜻蜓在那裏戲水，還有幾隻翡翠悄悄

的站在竹枝上，呆呆地向池水望着。

大家這時有點失望，於是就派一位同志去察看池水和池岸，看看日本兵來過了沒有，根據他的報告，說是池水很清，池岸的草地很乾，大家推測着大約敵兵還沒有來。

茅草的叢中是多麼灼熱啊，他們都忍耐的在那裏伺候着，滿身汗水淋漓的埋伏着。

經過不久的時間，有一陣號聲和着歌聲、從遙遠的那邊吹送過來，大家都很興奮的諦聽着。

歌聲逼近了，大路上出現一羣黃色的人，路上的塵土飛揚着。他們伏在茅草叢中緊張地注視着敵兵的動靜。

池塘上的翡翠一聽見這羣日本兵的歌聲近來了。就憤怒的叫着飛向遠處，池塘上戲水的蜻蜓也高高的向天際飛去。

一羣敵兵到了池塘岸上，就分散了，把槍和手榴彈七零八落的丟在堤上，解

掉了衣服，大聲地嬉笑着，有的跳進池中去，有的還站在小便。他們全沒有聽到有人會來襲擊他們。

清蘭的心在跳躍着，她覺得奇怪，鬼子們為什麼沒有叫孩子們看些東西呢？她又欣慰的想，也好吧！沒有孩子們在那裏，我們的槍更加可以自由大膽地射擊的。

鬼子們下水了，他們在草叢裏就把盒子砲連珠的放射着，鬼子們就像着了魔一般吼起來。掙扎着爬回堤上去，可是不一登岸却又狂吼地倒下去了。

聽着那槍聲和手榴彈聲，滿池的冰花和血花在飛濺着。

這一小隊的鬼子兵，除跑掉十多個之外，全都犧牲在池塘裏，死了的飄浮着，受了重傷的就像蝦蟆一般的跳動着，痛苦地呻吟着。

這次襲擊得着完滿的成功，敵兵的傷亡很大，而且還搶到很多戰利品。拿這麼多的東西，他們就把他燒掉了。

深夜的黑暗中，他們急速地向着原路退回去，敵人的大炮，已經連珠一發

的放着，好像是慶祝他們歡送他們。鞭炮。

路越過了警戒線，這些戰士們就高昂的唱着戰鬥的歌曲，唱着凱旋的歌曲

•••••

星光在夜空閃爍，四野是靜寂的，清幽和小鐵牛的銳尖而響亮的笑聲，一路把靜寂的山野都喚醒了，那山谷也有清微地響應着！

大地也在響應着這戰士的歡呼啊！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二日午夜完稿於蘇聯

文化供應社出版的

少年文庫

內容有文有圖・極合兒童閱讀

在內蒙古的草地上(董常著再版).....	三元八角
敵後的鬥爭(桂生著再版).....	三元二角
偷火者的故事(加因著再版).....	二元六角
舊酒(荃麟著再版).....	三元二角
北國新天地(賈洛著再版).....	三元
水和它的親族(陳大年著再版).....	二元八角
地球和宇宙(陳大年著再版).....	三元八角
菲菲島夢遊記(司馬文森著再版).....	三元八角
華蓮魚(塔拉科夫著加著梁俊譯再版).....	二元二角
火線上坐的孩子們(胡志孔著再版).....	三元八角
鵲追和燕子(駱賓基著再版).....	三元
摩薩(加・馬特維也夫著梁俊譯).....	二元八角
蘇聯兒童詩集(波西多等著陳景譯).....	二元八角
漁夫和魚(司馬文森著).....	三元八角
小鐵匠(趙夫著).....	二元八角
生活的故事(左林著).....	三元八角
速算故事(孫士儀著).....	二元四角
小螢牛(雷石松著).....	印刷中
星的故事(陳希真著).....	出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⁸⁰⁰~~39261~~
1550

登錄號數.....D2892

小鐵匠

印翻准不 著者權有

民國三十一年五月初版
民國三十二年二月再版

〔桂〕實價國幣二元八角

（外埠酌加郵運費）

著 作 人 趙 夫

發 行 人 陳 勛 先

印 刷 者 建 設 印 刷 廠

桂林百岩山

發 行 所 文 化 供 應 社

總公司桂林麗君路 總發行所桂林桂西路
重慶分館處 民權路新生市場37號

廣西名圖書雜誌審查處圖書原稿審查證處字第七〇八號

82

15505

八角